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一百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一首

徐子與

王仲房雅不下于麟元美而惓惓獨急使君且謂當世之善與人交無出使君右者往年還自塞上輒欲蹋屩而西入閩獨資斧不充乃復罷自念老期奄至及今猶足爲公子族生過此未之或知安敢自後今行矣不亦矍鑠乎哉往不佞嘗謂使君遇客多用情寧復爲客紹介仲房自稱節俠計無他腸願分一席

縱其高譚則善矣有懷未吐尚需嗣申

又

負郭窮居啓戶而拜使命造次稱謝罪在不虔迄今陳詩於庭懷書於袠登幣於笥舉室由由然德之弟報塞無繇耳將生由公援手幸得將一軍而戍秦川昔人弟鮑叔蕭何賢于管仲韓信則進賢賢耳卽生材安能萬一往者異日幸公在事顧不百鮑而什蕭邪春和自愛不任惓惓

又

不佞病且三月迄今未平七尺僅存空皮骨耳使至

霍然有起色誠不自知喜之所從來顧以多儀何可
勝感病中毋一念及文墨病乃益深乃今百日有餘
屛毛錐子久矣承以手相武夷祠碑見屬不佞安敢
望元美哉矧今以藥物為饘糧不避方命幸不即死
當以歲莫為期恐不免負諾責耳郭生感公知遇不
啻生成乃翁泯泯九原賴公不朽矣丘君非一簿材
惜小其用第析薪孤父妹亦未宜藉能為尺蠖屈信
則善矣力疾陳謝不盡願言

又

朝車過故鄉猥辱垂問訃畢聞進右轄乃得江西于

時元美明卿相繼解組獨公歸然外服幸得敬美與俱德甫若王孫可相朝夕亦云適矣不佞依依子舍把臂無繇屬匡廬高僧大安客肇林三月于其返謹寓書敬美專達之此僧垂老之年發大弘願明年春夏之際建水陸大會于匡廬願公以地主爲功德主人天尚亦有利哉

王子中

傾慕有年車騎幸過愁如之腹望矣杪歲使命至適堂上有車馬客使者不待報書而行有懷詘然無繇補過從蔡生拜命之再知長者致意惓惓卜日東游

敬修成約春來積雨如縶三時上而不果行倘晹若
可期鷁首東矣儒釋故無小大惡可登瞿曇而下仲
尼長者以是而非五臺豈不敬諸不佞方自供中入
市乃不及見蔡生役夫告行草草陳謝相見當不遠
尚需面質之

與殷大司徒

父母猶天地也非直生之成之亦且蓋之容之耳人
有所憾天地安能一一自明其無私即如積雨苦人
不無憾者豈以其故相反而直以秋陽暴之邪鄉所
云解紛息爭就一事言之也今若此是絲已治而棼

之即三緉不能無過勞矣昔田叔梵梁簿古人以爲
善處人骨肉之間弟不才願爲田叔二繻無所用它
日面公子公孫付之祝融耳始承命即示長君長君
自矢無它即有後言亦驕子故態彼方謝罪不暇譴

附聞

王開府

舊議以公代楊令公乃今西矣固又將爲吳令公地
也僕在艸莽久之不聞裏言廷議邊議若何願聞梗
槩儒生紛紛言西市非計此直以耳視者固不足收
第恐瑕豐日生何以善後乃今廢戰罷守卒然何以

應之且聞邊費不貲或將取給於饋餉往雲中脫巾者屢矣乃今操下急或變生不急或尾大上谷視雲中差勝可無遺慮不乎僕非抱杞人憂從亦爲愚公問耳

戚長公

長公宣力四隅功成名遂迄于今始艾而其所未艾者不亦峻茂乎哉不佞先長公艾者三年歲勤使者上及二親下及弟子乃今期日近矣謹因特達之使申不腆之辭長公名實在太常知交傾海内固知爲壽之日修辭之士如林備在舊知知不以葛絲而棄

嘗蒯矣長公夙受基履之訓乃今無忝所生昔齒疾
自託于赤松脫屣者率以此為口實要以卜近周八
百莫非尚父之年今之營丘義無所託故筴中不及
進履而以賜履祝之辭雖不馴意獨至矣儀未成卒
知在優容道昆頓首

又

歲八月遣豎子薦履韈門迄今尚未歸報何沉沉至
此也仲冬拜閏月之問稍聞裏言曰者晉卿居中固
宜目攝東略而甘心之矣君侯在事日久備嘗險阻
艱難金須百煉然後精政謂此也乃今楚代晉為盟

主諸侯得少休乎春陵横被人言復徙上谷僻遠莫詰其故使至始得聞之夫恊同而和虞廷所以成揖讓之治乃今主于不黨不日無所爭乎襄毅公祠不識可與襄敏並祀否姑待報命乃修前盟二親垂老月異而歳不同世變波流誰其砥柱即當世固將避不佞不暇寧聞不佞避世乎哉使者以单騎行辭不任籠幣即戔戔無以為報高明亮之

又

襄敏公奄忽異世無能以百身贖之即世祿金吾猶未足以酬地下不佞竊比于莊恵將何所用吾情始

開輒爲關外寒心知扞格自此始既而王劉方吳川
君逝代一一如屈指預計之獨上谷之徒春陵薊門
之起閩海皆出不意要之閩海爲大司徒推轂柰何
竟後南海乎哉而上谷移師不知所出或以人言而
左之或以邊計而右之皆所未喻也送中丞文何敢
以例辭避願示東曲計同一紓不平褱毅公祠不敢
食生前之約獨病懶遲慢固無他腸愚意或褱毅褱
敏並祀或仍專祠願示當否以便從事晉爲盟主固
宜東表之不知車駕而正轅則其所也長公請罷不
許自當以瞻首委　國家不佞爲公作苦不遑何敢

言事獨陳伯儛中道而蹶姝孤疇昔之成乃今白簡未乾寧復他覬古人不弃帷蓋即狗馬亦在不忘如將骨肉而生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凡春秋課功誠願以功補過庶幾竢其日至寒灰猶可復然不佞敢爲故吏干澤者以此

郭建初

僕惷愚慢惱人也丁年視儻然禍福未嘗入于其心獨於毁譽未能忘耳由艾而往乃知名實若賓主然即賢主未必一一得嘉賓亦以倘然視之而已若閫中功罪但得一二知巳者知之足矣寧敢必天下後

世邪秋後接籤內薦書三索之不得足下愀然廢書而歎夫何歎也何許二太史公在事奈何從吳坂失孫陽哉願足下一以倘然視之直附徐使君南歸為寧親計若澠池之翼是冐後舉耳

鄭宣州

二藩使還幸得君矦消息署中獨持脫粟即太夫人庋閣無常珍顧居然飲啜盡驩則太夫人賢矣君矦方擁二千石斤斤以清白悅親不亦善養乎哉無用口體為也不佞一病三月迄今未平承專訊以多儀謹力疾登受猥辱惓惓下問誠知不自滿假而取善

無窮乃今三郡鼎立則皆楚材君侯以恭儉簡默擅
場信乎隣國之民仰若父毋無它聞也太夫人深居
郡閣宜有故鄉之思毋道之常大率類此君侯之絕
鄉使善矣乃今固當依太夫人膝下更復何言揮汗
作書附使陳謝不盡

方思善

白下之訊屢至久矣不逢都使欲報未能徂秋家弟
遠遊月然見客歸述禮遇周至感何可言二親具在
季年喜不勝懼即不孝無能愛日何敢復問四方太
翁健食安居正足下移孝爲忠之日也三歲郎潛行

將課最太翁覽換伊邇計必爲壽而后行馬首秋風不佞謹待之東郭耳虎臣數有酒過世人往往以跅弛繩之郎有寸長不自意得一當足下歸來業已斷酒視疇昔愈益可親第負不覊時有出入願足下比之三尺庶可寡尤南省事稀且得與方曹長相出入儻然親舍無恙誠願攝衣從之凡百尚胥晤言不具述

又

虎臣行卒卒附一刺入夏病瘧迄今三月未平嘉禮單恩司農例得進秩一考甫及計可免北行第太親

家覽撰之辰適與行會其將酹酒鍾山之上以當陟岵可乎大司成已就成均計得相與朝夕誠知臭味相似庶幾莫逆于心者乎新梓春秋左傳節文先奉一部就正邇聞公所論次若著述若考訂者多矣病中幸一一郤寄其斯以為廣陵之潮時事置勿談不次

又

何物王郎有如鼠雀頃得彈事一見知其為狂豈謂在庭無人胡以此動　宸聰而下嚴旨事須行勘不待智者而後明第彼有所憑陵恐聽直者且高其手

耳　君相方以正人心爲治惟章潭爲孳孳泰之拔茅此其時也乃令二惠競爽狂夫以一綱該之　高廟有靈必將折其牙羸其角否則小人之道長矣其如保泰何哉雖然寮之愬倉之沮即孔孟不免焉吾儕勉爲善而未能凡此皆善人之資也彼攻玉而成器者寧非他山石邪太親家稱觴有期司農方待命邸舍違迎養之榮願尠歸覲之歡心明發有懷業已逆知之矣適不佞兄弟同病亦不能從賀客而啐初筵力疾展辭跉踔姝失故步會將親家之白下謹具草以陳將走一介奉起居聞則次于郊懼以扉屨恩

閽者備在胏腑毋庸貎言高明幸察

又

昨胥命梅花菴覬得把臂爲幸薄暮乃聞多儔蚤起復困采薪尚需禮成容再訂約隨州與襄接壤往不孝出入經之其後暫隷郧臺今則否矣其地僻靜似於吏隱尤宜即民間多竊而嚚不煩臥治計程期非遠宜促駕以從簡書倘入秋猶未踰期乃可免入計耳凡百俟面談

虞使君

揚州之命不知其繇始竊疑之既則爲使君喜世之

出掖垣就州郡不達者鮮不以俯仰爲隆汚顧入則獻納出則拊循亦各以時任職耳且納牖難于保障批逆鱗難于治亂繩釋此二難吾任吾職良易易也使君達觀者也故不佞敢爲使君誦之

潘大冢宰

往翁都太史事　世宗不佞亦跂足郎曹幸得望翁交戟之下自惟不類不敢紹介求通其後翁陟秩宗不佞周旋外服迄今未奉顏色垂二十年嚮往勤勤不啻川谷之宗海岱顧不佞猶之細流稿壤海岱焉能以此爲有無縣諸生程本中雅游門下亟稱翁折

節當世雖不佞亦以告竊見收其言疊寧有徵聞之
然疑並作適翁初度輒奏不馴之辭于時欲附竿牘
通名懼將以援上獲咎幸翁不加譙讓優優乎無所
不容聞者乃益信不佞之放言而多翁長者無絕物
也茲屬子壻黃立朝入監肄業肅此私布下情黃生
幼冲安敢唐突閽者惟翁澤遺函丈功在成均卽闕
黨互鄉皆所不拒儻然孳孳求益願與進而教之程
生自負不羈將不免於泛駕惟翁假手鞭策庶幾可
範馳驅仰悉惓惓率爾緩頰惟翁亮察不任主臣

江御史大夫

日從殷司徒方開府抵掌論郡人士類皆勁直自樹無復麻中之蓬顧盛氣褊心不免爲當時側目惟公豁達大度于人無所不容不佞傾耳聽之不自知其鄙之前也近日之捷則司徒公先已言之此非骸髀公直以腐肉齒之耳于將之利始發於硎它日將欲善藏胡可得也歲秋羣兒女病瘧迄今始平獻歲老母病脾即亦無恙勞人草草出處皆然獨心遠地偏不失其適而已

郭使君

聞使君出居專城乃在三輔或以謀垣貴倨不介卿

寺則參名藩郎陳臬又次之于二千石何有不孝則以使君之出秋浦有如汲黯之出淮陽黯得淮陽而義愈高秋浦得使君而地愈重矣不孝備在隣壤猶然閭大澤之旁流彼都人士喁喁嚮風槪可想見計下車伊邇無繇摳經而拜前驅敬戒僕夫私布悃欵不具

裴職方

省中得藉曹長蓋以掌節東行及不孝歸寧奄忽五稔無祿先慈即世越在倚廬驛聞曹長進職方典邦政竊爲我行私慶即深墨幸一解顏乃今西陲貢使

日勤東虜首功日夥中國干掫日肅粤南京觀日祟曹長綏帶舍中折衝具在郎方叔元老非公孰壯其猷不孝苫塊餘生厥幾得奉家嚴饗太平之賜爲膚多矣茲舍親方大行還 闕下附此起居不腆戔戔非敢言賀惟高明照入

王長公

次公使秦中道乃在除目無論次公之才之美起家幾二十年郎在南宮可煩拾一方岳乃今由禁闥而使由使而補藩大夫豪傑何辜一何顛倒至此項聞南廷尉之命於故中丞固無所加第舍衛霍而凌岱

宗留曹則泰山之梁父耳徐太室公方在楚計此時
得代且行往子與寓書謂公梓四部業成矣乃今拜
賜充然盈庭其間習見者不能二三計非旬日未可
卒業自漢司馬而下韓杜並稱大家韓當公者什之
三杜三之一近世則成都得公之博麗而未醇濟南
得公之精美而未大其餘勿論矣公嘗以玄晏見命
與日者勉圖之先大父辱名言不啻以隋侯而照隧
道其斯爲不死之鄉矣歲杪家弟病甚春莫乃瘥承
公家伯仲懸情敬告無恙秋來擬挾家弟有事舊游
如棘下猶可暫虗當從公祇園聽法山中無以爲好

不勝惓惓

又

江季子將命還報輒有異聞迄今未睹彈事全章僅從驛書得䟽目耳夫吠日者吠所怪也此猶可言甚者力詆伯夷溷而曾男子洛則射天者之爲也難爲言矣藉令吠者嚮應射者蹶張其于天日何損茅堯舜在上纍纍然驅稷契爲巢由不亦異乎要之三尺之喙彼爲雄五車之載公爲雄彼吠而羣射而耦者曾幾何時而弇州之天日差長耳將爲先慈徼惠不朽竊計紹介有日布此區區獻歲殤我元孫俯仰增

戚倚廬拜命使之奠重以文辭布告几筵所不一言一淚一淚一拜者非人子也會家弟暴亡其室稽使歸程家弟屢空而再遭喪力竭矣重以二媵三女一旦無依即不孝蒿目憂之無能爲畫公遇家弟姝厚聞此而戚戚可知頃遣人上書巳下大方伯計　上視朝後覆疏且行倘藉寵靈幸而得命即遣家弟申請記室庶幾得一善言寛之徐使君無祿而終詞林之豫章壞矣讀公詩五章庶幾九原可作副封之諭不孝亦當留勉圖

又

稗官氏狀錢塘君㳂柳毅不亦壯哉乃今不用壯而
陰慧人故吾當不免耳彼此皆猶轉燭弟安坐待之

又

無祿先慈即世不孝昆弟亟欲乞一言以光九地不
啻珠含而衣斂之方待命秩宗未敢自便幸而得請
二監復依依爲萱屢留適舍弟新瘥計可匍匐就道
不孝守在草土謹百稽顙而遣之往以荒迷而狀先
慈不自意得當一聘茲無改于其舊願抵長公爲志
若銘良月生明祗事封樹計期伊邇家弟毋淹逡遊
惟蚤卒業而付良工庶幾無爽屬家弟長跽而待成

命不勝惓惓三致意焉公集既行諸挾筴者並廢家弟修疇昔之諾督促不孝作公前呵謹力疾課之極知蹇淺要亦伸其臆說無取雷同借曰不文置勿論矣書來得子與死後事扼腕久之相從以有事爲榮何敢方命且予與于不孝莫逆義無所辭門人方士枝從家弟而有所請其先人亦良士也家弟或能面陳惟長公與其進而面命之幸甚簏帑另狀惟高明鑒存

又

家弟歸述吾丈奇覯甚具隨奉手敎閱焉若極苦海

而航之亟欲脫屣而東病未能也傳聞仙師命期委蛻四衆聚觀自分凡夫無緣利見乃若辭世一章章十句翛然希世之音吾丈得于親承固宜無餘蘊矣于時園中精進羽翼計日可成復欲東問鴻濛譚期且迫家弟德吾丈爲其婦銘誌紹介代申未遑會次公膏秣入秦併此修賀倘然紫氣西矣異日者願乘秦使歸之比來二豎依人良月乞靈白嶽明春決策東下叩所未聞副墨有續入者顧廬中集未竣尚胥挾筴就正

王次公

始聞公使秦尋以藩大夫蒞江右夫近臣不外補使
未畢不徙官執秩皆破常律以待公則以非常之士
目攝之矣顧衣緋衣擁黃蓋坐對匡廬殊於公不薄
有味乎達者之言目攝者其柰公何公行矣

又

徂冬得宋開府驛書乃奉長公手札于時長公郎主
公業已奉檄而西獻歲起居長公兼問公狀則又知
公無恙于于然樂有五老而安之嗟乎吾儕受命于
天猶之五金受命于冶命之鼎則鼎命之鉤則鉤藉
令躍冶而自以爲良金不祥甚矣明卿竟中白簡依

依惟一子與徘侍同藩豐城夜氣屬天于今再見不
依同家弟居子舍幸及二親康寧適大安客肇林居
三月而去將以明年春夏之際建水陸大會于匡廬
一大因緣吾儕不可不與已寓書屬一比丘訂約長
公兼白華亭平湖二陸伯仲及殷宗伯操給葬羅叅
知矣願公以地主爲功德主無幸大焉此僧非有所
求但得公馳一檄有司爲之護法則至願也外致子
與書乞屬置驛高明照察

又

子舍翺翔歷幾天放往年一豎見挹則其餘僇與不

虞禍及先慈大僇至矣頃之家弟暴亡其室而不孝亦殤元孫毀瘠餘生僅僅未滅乃今復抱末疾而家弟亦病如曩時賴長公爲我招魂唁問逓至童以次公發千里使賫我居廬大者奠及几筵先以九鼎次者念及昆弟示以腹心即其緒餘業已充然盈篚自惟昆弟薄劣無以重先慈間者一二親知哀我罔極禮先擯詔言人人殊不啻襚死者以袞衣而飾生者以琬也及長公哀辭一出猶之挾明月而蔑衆星乃今合以塤篪皎皎乎月重輪矣先慈所託以不朽者于是乎在綸綍然乎哉昔歲家弟東歸拜命之辱歸

而幸聞次公襄言矣不孝逆其不從當今之時羣飲而囂遇一善飲者四坐為之睢眦無算爵行或與之肘使不得舉舍爵而去或枳之足使不得行次公始一舉而灑如寧遽信其舍爵去也從公家使者始聞公轉監司主爵故不以督學恩公毋令益以此媒忌耳尊人之酌六齊不益而醍要之醍業已良惡用益也遠聞子與郎世公悉為之部署中外而全歸之藉藉義聲此皆吾黨分內事不敢以是為公德明卿相去客邁聞將有事弇州也果然乎不孝次息女既笄家大人主盟以是月歸矣卧病坐冗報荅無章高明

亮察

許大司成

無祿先慈郎世不孝昆弟無能闡幽玆藉寵靈幸需卹命凡諸二三質行得抵名公于手澤勒諸神道之碑惟相公以太史起家琬琰之所自出剡在婚媾得之月旦者無溢辭頃長君南征業已紹介先達儻不以其子之無似而併棄其母慨然惠以名言不啻肉骨而生之世世子孫銜恩罔極孟秋幸得卒業乃授吳工勒石載歸良月生明庶可襄事仲弟猶在湯藥不能躬行屬考試届期不敢專牘季弟摳趨函丈私

督之日待命者三惟相公閔焉似之不孝昆弟謹昧
死請

襄王

不孝道昆斬焉在疚三年逝澹一息僅存藐梩苟完
衰麻數易借非父在何以生爲殿下推愛自其先王
加恩倍於母氏辭華襚衮既飽含珠逝將千古如生
奚翅九京可作重以家父併叨庭實室人荐被宮恩
顧下陳何敢附于通家而大孝終不遺于錫類報于
罔極矢以弗諼伏願河山延祚帶礪千年江漢發祥
本支百世保茲赤社輔我皇輿道昆謹伏苫拜嘉勒

狀陳謝伏惟照鑒

方景武

邊使歳至竿牘亦歳至此于故人足矣重之累百之

辭申之兼兩之幣轅門裾翩翩如故也何至惇厚若

此哉足下留滯薊門俯仰互賴讀來書狀知足下不

假揚眉僕病瘧三年毀瘠幾滅乃今窮髮如剪不任

故楮老父日在崦嵫骨肉多故即滲瀢不能適口詎

寧赦水驩邪比來禮壞樂崩故業盡斥元美得師人

道亦廢詞章一時著作名家氣不復王幸足下浮沉

幕府願言勉之大將軍勞苦有年無論稅駕彼其無

心有口不免呶呶甚哉世俗之難諧成功之難居也
即今　明良在上師武臣力具在行間猶然謙讓未
遑終于拘攣局趣異日丈人亡長子廢雖欲張其急
而掃其敝其將疇依知足下畫策日深漫爾及此不
自知其爲口過也

又

不幸先公即世孤孤逝以滅性爲大事憂尚賴宗廟之
靈不即溝壑然亦任司命者爲之耳伻歸辱命之再
孤何修而屢足下用情若此哉孤自結髮周游迄于
衰白友天下上不爲不多茀時燠時涼時因時革即

吾黨且不恤何論布衣足下客大將軍所居不越幕府技不過鉛刀非有僭爵之榮裂土之厚也孤越在苫塊不啻三年凡百石交落落星散顧惟足下徇私爲急慶吊獨先奚翅布衣所難卽顯者或未之逮也康成伯耳逅誦高義無窮孤聞之將令深㬋生色當世稹山人如秦逐客寧詎知羽族有鵷雛耶倂行不能寄將謹以先狀奉覽不日上書請　䘏胥嗣圖之

陳侍御

頃聞公坐人言乃復左徙不孝與司徒公蓋憤之甚彼已柱下朗爲而藩神羊乎不孝歸寧業已一切不

問當世然自譚襄敏公謝兵秉而薊門之在事者若轅下駒懼跋則傳之胡懼疐則曳之尾何爲者也藉令襄敏而在王春陵公必不置之上谷而代春陵者必公其人也竊惟周之盛也莘莘務得將材以衛公家兔罝武夫直易與耳一則曰公矦干城一則曰公矦腹心無亦以其干城足賴也而直引之爲腹心即好賢爲國非爲私矣乃今之在事者或不免以奴隸視干城而以腹心視夷狄一何倒行而逆施哉不孝在閩在薊两以此而中人言公蓋與不孝同病者也不孝方在苫塊而家大人益近桑榆幸而苟延毋敢

復問四方事矣公家逼近方壺員嶠足供苑𡚱雖有南箕焉得及此社稷之役羣公任之惡用吾曹矯矯者為也

劉督府

八寨蕩平蠻方底績卽夏書周雅舉不足以揚扢盧公露布所傳歆羡何可勝道屬胡直指有載筆之役不孝方在毁瘠莫之敢承計信使往來不啻累跗卽赤手安能報命用是不避寒淺直將戕賊山靈明公命世宏詞顧重姍笑而輕許可直指以移官入郡謬稱得當大方曾不踰時猥辱使命温詞厚幣盎然南

國先春翹首蒼梧感作文集弟以長者來睨懼坐不
恭再拜登嘉汗霑敝緼適子舍有難不遑覼縷布之
二使謚行肅此陳謝不盡

李本寧

太史公入秦不孝引避子舍驛問稍遷督學海內方
膾炙丙子錄文即蔚然為公緒餘何能握管而窺萬
一不孝負疾苦塊毀瘠幾不勝喪閔焉善視之則惟
良二千石在自惟不類何繇皆得楚邪聞信人且入
夷門大梁幸甚使至始知封太公即世公且不稱而
哀太公壽考阜昌當世無兩公以聞孫而及踵武居

然不廢孝思世德信而有徵猶復泫然而命不孝不孝孱甚即力疾未能倘藉寵靈幸而勿藥異日者將爲太公立傳惟以不敏寬之篚幣精奇敢不拜賜乃若西方衆妙不啻莊嚴公或以不孝故嘗喜談乃今舍業久矣元美奇遘羽化非難嘗期不孝東行委頓不果敬美積薪居下茲幸代公公固高蹈擅場非敬美殆難爲後耳婁江書至亦將戒塗使者懼稽程倉卒布復荒迷失次不任主臣

徐憲副

明公在部中猶赤子之在乳哺即得明公甚時時猶

得屆歷及明公東巡尊我乳哺即終日號哽其如望

望何哉使人將命自東如賓出日始而慰既而德明

公之不遺終則懷昔撫今於不肖之心有戚戚矣邇

來老親末疾方殷近始無恙備在故部敢附以聞丁

生繪事甫成裝潢尚未卒業不肖私心耿耿者李令

君或能達之千里比隣無任嚮往

顧少叅

不孝慕公高義且踰十年第以進退背馳無繇紹介

聞諸博雅之士幸然見客公所不啻龍門不孝備在

神交無論面接矣浙中惟甄括最僻形勝最奇公以

鎮靜守之足兼吏隱乃若資深望重簡在方殷不足
爲公縫類也不孝逝喪考妣毀瘠幾不勝喪属舍親
捧檄之瑞安幸託宇下竊取良便力疾布狀起居自
惟不祥之人不敢祓幣以恩閘者先狀二册奉覽惟
高明照納之
沈君典
馮時至知信人遲遲其行息六月而搏九秋其斯爲
垂天翼也涼風且至膏秣有期太原琅琊二公坐以
弔詭頼　廟議持之力庶無後言古人以獨見獨聞
爲怪共見共聞爲誠夫聚族而觀以千萬計雖大異

誠矣彼或猶以爲怪其將以獨見而掩衆見邪適李令君居喪不佞又以灼艾伏枕馮時此行落落耳愛莫助之岐老向以九月爲期相別時幸爲我丁寧致囑不具

張安仁

方以灼艾杜門塊居一室不佞疇昔之夜夢吏人以公牘上者云自卄寧縣李令君欲假一樓船順流赴任既覺而曙將命者適及門卄寧之於安仁音則相近張之於李姓則相關樓船順流君侯由此而愉快千里矣得書如受左券其喜可知兼以幣亟辭溫䌰

任感戢歲當更籍知君侯度地爲勞然任土則壤貢賦適均則境内數百年之利也更承虗巳下問不佞何能賛一詞夫致廣大者似難而易盡精微者似易而難假令非主之以耐煩則精微無由盡矣君侯以爲然乎否邪吏人言旋艸艸布謝不具

程巨源

日承顧倚廬屬以不朽之事毀餘猶在疚苦百爾未遑討足下將遠行亦暮秋爲期耳新詩並佳古體尤勝往謂足下嫺于文矣乃今得兼長哉家弟廬居折簡當轉寄

太函集卷之一百

太函集卷之一百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四首

王長公

不孝既孤病覛昔滋甚蓋咯血者日一再至寒熱者月一再至時而病脇時而病心首春屬舍弟奉先府君狀請公碑必待不孝具書而後發會不孝病甚留之旬日不得行舍弟不得已而之補陀期以季春既望待書于東省如期而至亡有也則又走一力歸索書伏苫而力陳病狀凡諸情事討舍弟一一能詳先

府君以大年終即質行無可稱戢不孝昆弟猶之乎景升兒也殊不足以重先府君惟公為斯道主盟琬琰千古欲藉寵靈以求溢美庶幾乎人子之心矧公於先淑人有終譽於不孝昆弟有成言即淵默守玄或不容恝屬舍弟百稽首門下不孝出九死而薦一言惟公閔焉恤之生死肉骨之感也不腆承筐備在另狀瞑眩不能具述

又

弇山之期扶毀再至十年契闊二信一紓兩姓昆弟五六人相聚有如骨肉肫肫禮意蓋視骨肉過之大

都並驅郊勞良已勤授館授餐良已厚帳具宴游良已極樂玄言耿論良已傾心比及舟阻淸洋倉卒別目瞋口噤不知所云豈其雅游方外猶作岐路悲邪于此見交情矣望日稅駕又明日會葬如期不虞使者將命自婁江至與行會豐碑雅什貴及存亡手誦無慮數千言則言言追琢而琬矣發書奉讀無慮千言則言言鑱肝萬而詘齒牙矣東面而九稽首喜三躍而泣交頤適初歸復涉市交稽使再信四詩得附名山堂爲幸今則未追閣名易者更佳即以罪胃玉名尤見親切諸即君惠若良厚義不敢辭後遊之

期嚮將不爽冗次草率陳謝俟潘使嗣布之

又

弁山之會虛往實歸自是毀瘠浸羸骨崖崖且肉矣潘使還後夏不相聞近傳驛書京兆之命再下無論帝心求舊于茲可卜輿情第先師以委蛻相依盟言具在即次公代主猶懼非公本心借曰腐鼠之嚇鵷雛　主恩謂何耳倘不得請更須強行願與不佞爲期當帥家弟津送

又

三冬大作佛事凡七挾日而告終方謝罷諸比丘而

使者將命適至受而卒業儼若面承西極化人之言即其書三車曾不足以當二策虔而奉之方丈室居然作百寶光五濁界悉爲清涼自二三兄弟以下可知矣南粤之飛騎猶白馬也舍人豈玄奘邪二仲聚謀勒石肇林以代貝葉誓將與四衆共之比來亦已斵葦留一開士作華嚴社懼方命而稍使者謹布狀陳謝附之先行重以多儀越在方外無以爲報獻歲尚當專達後此則來王有盟矣次公西行計程已過嚴瀨瞻望弗及悵如之何頃附舍人伻行將求客義行止遲速惟所命之公所命兩觴或以相調兩人者

皆白首窮獲不相知心邪異日者當盡而談不具

戚長公

中年遘失怙恃毀瘠幾不能存甚者嘔血十旬痛纏兩脇所不即滅者天幸也仔歸得啓事知公篤厚凝兒弟歲杪始奉來書懼愆期且不免耳方景武念孤不置孤心德之當世方以無行擯山人何物山人脩長者行若此也信非大將軍不能安景武非景武不能當大將軍無論好脩即書記詞章亦令千人廢矣吉家庄材官駛而驥賴公亟以繞朝之策策之餘不具

又

材官還報已定錢塘嚴瀨之期日幾幾望之何濡滯
也驛書中復聞督趣之命竊疑將取道而南耶林生
至得聞海上程期無任慰藉孤一病六載跬步不出
戶庭比來病脾病肝其于外也則爲腹疾爲足瘍爲
咯血春來與張岵崍公期于西游王元美期于東婁
則皆不果往者長公自南而北乃今又復自北而南
此天贊孤庶幾假我一把臂于舊游之國耳計期則
前幕此時就道踰月下澣可抵武林孤當帥二仲以
七月二十一日發舟倘秋水生計日可達如河流不

利即改而從陸不難有懷欲陳嗣當面盡倘林生行
捷樓船旣度京口更煩一急足相聞何如

沈太史

信人過天都自軒轅氏以下莫不延跂以希一顧不
佞二三兄弟備在夙昔獨得遮留信宿罄莫逆驩間
或私布衷言不自意得當采納水濱背煩恨不能從
漸水而俱東乃若扉屨不共館轂不治雖不佞嗛謙
于疏節竊計相公必不以苛禮討之矣歸舍得從後
丈游宛然如奉杖屨則源黃羅二地後丈印可一一
如相公疇昔之言弟余小子無良恐非所敢任也暑

兩載道後丈爲不佞投轄而改令子婚期計司僕且膏車謹紹介勸駕長途幸爲柱石加愛不勝祝之願之

王相公

僊翁家世種無量善根乃降肉身菩薩爲十方顯化凡諸聾瞽共見共聞于時孤未及祥不能待命僊翁一叩慈旨遍聞與瑯琊公同居法界日幾幾嚮往之第病瘧三年出門有礙無祿先君即世孱焉幾不勝哀瑯琊公遣使西來尋拜莫啻之辱義關休戚何啻通家顧大悲一念有若須彌二孤五內分崩無所持

載徒東嚮百稽首而已獻歲將以乞碑行竊計擬承
有地力疾勒狀不盡願言

曾大司空

古之御恩者無若施于不報不報而施足多矣又無
若施于不知司徒歸始知翁之推恩于不孝者皆不
孝之所不及知者也不孝罪狀纍纍矣翁柰何從衆
惡而察之抑且排衆論而必欲伸之即不孝降罰自
天卒負陰隲即終身無以爲報猶幸由司徒而始有
知耳　䘏典雖在令甲非翁大有造于不孝其何敢
承敢私布之惟翁幸察

程子虛

四月之晦太史逝矣哀哉後歧峯王十嶽皆面語太史吾黨有贈言于是太史加額領之隱隱有喜色律以延陵之劒仍雖完卷而歸之乃子告之几筵但丁南羽作圖必得數緡爲之取酒足下屢空倚辦爲難孤能爲南羽一薦之有力者閒慮無速效恐彼視爲西江之水耳足下何以籌之印版屬一家暨今在海陽足下試遣人就近召之乃可送行詩尚未暇且家弟方就道無可代書容面盡

章孝廉

海內士方急足下孤得足下于王長公爲詳孤故寡交居燕市復謝客坐是竟失足下如嚮往何家食具在比鄰即信宿可專達比年偃伏苫塊不遑境外交方翁恬客甫原疊疊誦足下不絕口會孤病毀幾殆猶能恍惚志之頃屬家弟乞王長公爲先司馬墓銘家弟乃始得介翁恬游足下孤病甚亦竟不能附咫尺書里人抱關氏子俞生還乃將足下獻歲之命足下都盛年負盛氣不啻嗌孟諸而吞震澤何有於漸江一桮水邪乃足下言踰孫禮踰恭乃知自下下人自是世家家法孤奉之三復始而盱衡既而色沮卒

之喜不勝愧且爲足下服膺于時咯血不支無能勒狀陳謝家弟歸廬踰月矣足下復折簡訊之新秋漸涼孤始能力疾操筆適生將報命蒲伏而布區區聞太夫人業已即安公車令待足下久矣今之東觀非足下誰其髙跱哉德輝千仞日幾幾望之非敢以腐鼠嚇也諭明府以上客客家弟孤德之心亟欲紹介重申病未能耳稽留不敏無任主臣

沈純甫

吴門背叢僅僅若于言中道負疾而歸累月滋甚長孺謁行未能力疾一面率尒以竿牘附之得滁陽書

一一皆正直忠厚語封事獨持大體　詔旨不納而公論益歸且義無所逃何可言去自昔彼中地勝往往致有名公卿願言安之毋求去爲汲汲要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何不可哉弱弟疾未平今猶昔耳在原之急將不能無隱憂卜氏有成言聽之而已二扇方命且久邵伻立馬索之取辦倉皇殊不容目獻歲擬將季兒入監或巾車一過滁陽弟病久而孱尚未决莢嗣當紹介不盡願言

余德甫

孤在苫塊六年于兹病毀頻仍僅僅未滅頂者𤼵蔟

于踵跬步履地爲難胡郎爲舊通家十至不能一見承念先考奠及几筵存殁銜茹無任孤病久矣以故多歷年所不相問聞得來教一何寥寥無亦讓孤之詘失而以不屑教之耳疇昔同游半爲異物只今惟紙山鄂渚聲迹可求二甫桓桓足張吾黨然皆既昃之日安得魯陽戈邪力疾授書不盡覼縷

喻邪相

頃介俞生通名什一未盡悃欵屢便專報壅無慮千言適以灼艾鍵關裸裎偃臥旬日矣拜命之辱貺然正衣冠受之目未及盡睹手未及盡披滿坐薰風

意揚揚有起色藉令內熱有若飲氷明公睥睨滄溟網羅麟鳳顧折節不佞班諸作者而自下之即溝澮易盈惡敢以不虞自侈薄投厚報義無所辭一篚二篇不啻瓊玖豫章林立豈不多材要以浮彭蠡詩匡廬明公無兩矣故人余德甫亦習二王比年聞問寥寥今無恙否彭稚脩驊輌終世無復儕才讀明公詩爲之太息金華巖洞諸勝恍若再升第以精鑿而覗穠秕難爲前耳胡孝廉元瑞數與家弟相聞元瑞材故奇亦僕所急春秋鼎盛何哉不與計偕願毋負俗爲名高公車待元瑞久矣王長公游方之外僕未究

其所歸第生平以長夜自豪以終古自快乃今屏古酒不御挈諸古器名三丈夫子分授之即屣妻子蛻髮膚皆其所優爲也閭長喙兩及之今寢矣夫太史詩家弟得之字下布衣方堯治堯治亦世其家學蓋汝陰方太古孫長公序云老書生失其名矣堯治沾沾自喜僕願去老書生三語易其姓名何如俞掾以椎魯受知真盛德事僕之白屋且壞敢竊比丈人烏邪詩扇置懷袖中負疾未遑屬和肴後令異日者奏之

又

髭公詩法率祖少陵當世則出入瑚璉三居華下法
東南之美庶其盡之公文如廷尉爰書不刻意而繇
於法三筴至輙私示家弟家弟爲之伏膺彼亦以灼
艾歸子舍中未及奏記屬筆專達願定神交高明幸
察

計台州

昔譚襄敏公起家樞省出牧台州其後鞭撻四夷儼
然爲　天子社稷之役台州則豐沛也步趨具在使
君豈擇地而履邪顧使君郎潛旣深猶然出牧視往
者加勞苦矣乃今四夷爲守海内承平使君右撫字

而左折衝釋蘇黔而專黼黻四六日者所就業不亦綽塵而奔峻哉山中驛報稀闊越在苫塊不遑脩賀門生黃正祖亦爲不孝周親其先以居積承家幸寓使君宇下此生新喪考氏未及襄事而出理故資蓋徼俗以賈代耕非是無以糊其口而此生木訥近魯恐中外見輕幸得一摳衣郡大夫之門猶之冒暑雨而蒙廣廈其受庇可知矣伏苫布狀謹爲先容惟使君一禮貌之已出望外此生固無他腸不孝亦無他覬也高明亮之

鄭宜州

從後山人聞使君有手足之戚竟不知其由茲奉宛陵書始知以孝死其變甚悖其情甚不堪㥩將爲太夫人憂令人憤惋無所發孤待罪故郡凡諸士大夫休戚不啻相關矧辱君侯爲通家戚可知已爲子死孝視忠臣不啻過之孤即不文誠願爲之立傳來使歸迫屬草未遑聞君侯將辭謝當取道於新都孤幸滋甚近擬入山習靜今不靨而負郭待公車耳

潘太學

杏書後偶舉筆爲天孫綴絲自知里婦浣紗何如永繭然已污雲錦矣不敢蔽罪而欺天孫昨日適小祥

卧病不敢㳟使兹附力徃𢾾莞爾裂之

王次公

次公困積薪久矣今兹之命雖云稍遲顧先驅以濟南申驅以郢下次公建招揺往也不亦桓桓乎哉厚入祁寒紫氣西矣專使敬問起居兼訊行色太史公幸相接願爲不孝謝焉

郏相奎

項尉部運陪京致使君命洋洋纚纚無慮數千百言即譽僕者誠溢而望僕者誠深第毁瘠餘生無敢復議文墨徒負長者之教耳新著成帙儼然披而示之

僕方問法東林死在西方窺大法藏心目俱奪不可思議中之筐幣錯陳僕何脩而得此茅嚮往且久敢不拜嘉先君即世三年甫入肇林建盂蘭會五體投地奉足皈依將一一申布願言而項尉使人不待草率先此陳謝尚容嗣脩空門無以侑緘報荅有日高明諒察

張羽王

屏居聞移官楚尾幸得明卿依爲不謂遂爲周南至今尚留滯也不孝卧疾苦塊已近大祥使至知有秣陵之行且勤餽問諭居復苦行役愛莫助之留計虛

無人貳者即督餉公也已致書丁寧矣使恐稽程草
率陳謝聞公不問家人產久矣乃今菟裘安在哉乘
便希相示

石大司馬

孤既得請歸寧翁亦釋南台而稅駕十年契闊不相
問聞近接驛書知翁復以制府分陝比年歲惡西土
嗸嗸塡撫保釐尚煩元老乃今境內安堵肉骨更生
旦暮召還無用白首玉關爲也孤遜失怙恃毀瘠六
年往歲一病阽危幸而未滅今且禫矣固原衛經歷
余天盈同郡宮遹亦在瓜葛聞翁念孤不置亦嘗下

問姓名其人竊從鄉書道達德意孤父在苫塊何繇
一聞跫然之音屬其家屬行肅此陳謝余生去家萬
里從事行間非公一眄臨之直投荒耳然其人椎直
謹厚可保其無他腸備在石交內稱不避不腆遠將
悃寀台慈鑒之

程少司徒

比來聞問愈疏公方在事則然矣不孝三歲遘病暑
瘧今茲百日而後平乃若鄉往之私無論疏數爲也
公積勞且久留計便當以正位屬公不孝與司徒兄
日望之計非公不可耳與國州倅張鳴鳳氏不孝嘗

胥之京師是爲西粵門人盖以直道三黜者也其人博雅而重氣節不孝及王元美屢言之公卿間乃今拓落而沉一官至其氷蘖自誓孑然無家久矣茲以武昌部運赴部願公拭目善視之計必不使諸委吏雜之牛馬走中不孝之所丁寧者此耳台慈幸察

張督府司馬

國初九列在事四方有釁則出列卿一人蒞治之事竣就列如故其後開府有常職而國體稍稍輕矣浙爲諸方伯首部頃脫巾者譁行間事聞翁以左司馬秉鉞出矣于時細民不逞效尤而滋甚焉不誅則生

夜心誅之急則無所措手足翁始樹羽不令而從爭
自祓濯以洎亂萌屬邦政維新竊計必首召左司馬
還省有如不俟駕而去謂渠魁何翁旣聲首事之罪
而殲之餘從罔治乃今召與行會士心愈益帖服國
體愈益尊嚴矣不孝爲翁故部子弟以壤地則共安
危且昔嘗辱翁爲同曹以職司則共休戚輓近世率
少文士謂無所任於不虞幸而翁一洗之儼乎文武
爲憲者也不孝奉教之日久矣以臭味則同口實不
孝幸哉歲首承命使鄭通卒之專達廬次春雨爲政
病軀不任祁寒序入清和逝將東出計翁得代伊邇

果能相及否乎茲屬豎子先驅待命閽者有懷亂縷

將重使申之

又

艤舟錢塘瞻望弗及逝將從鵞鶴之尾復阻關梁聞

諸諸大夫代期伊邇翁且畢境內事毋敢叩閽不孝

猶不任勞輒託宿于湖南所命之館更釐材官將命

遠自雲川即顏厚猶有忸怩義無所避翁代後出境

先事華亭計期必季秋朔後乃次婁江元美既出關

且得爲弇山主矣孤將以是月之杪發吳山先就之

庶幾待栲人于下風可作十日布衣歡耳使旋先此

申謝

方伯雨

許相公荅尊翁書至附致之相公報不孝書殊於尊翁用情懇至讀之徒酸人鼻耳不孝日咯血未已且以憚暑却勞尊翁爲當世第一等人年譜所載萬言不啻頃舍弟草狀已久將併更定之計非一朝一夕之故凡不孝所屬草毋至肯綮不敢以亟應爲恭此時龍使君以入賀行社中復有所屬五月後可爲公家從事矣古塘之卜果否果則惟太親家所裁不具

陳海山使君

門人方元素至自海南拜見命之辱露盥讀竟疊疊數百言雖骨肉周親何以加此會戚少保被新命自北而南相期於武林握手一會比將發元素立索報書竊計少保南征紹介爲易因憶疇昔三人同功一體中間契闊居多不虞天以少保畀粤中則以吾兩人者故也孤相遇僅旬日公猶得朝夕亟見之頃自離析以來俯仰多故不假緩頰計少保得面陳元素謂二郎君皆才乃公家食甚適人生行樂耳雖富貴何爲少保有丈夫子五人其毋鳲鳩著愛盖公所樂聞也因併及之比年哀毀相仍幸而未滅歲不我與

奄忽及祥誠願以草莽終身無復四方之志矣備在
莫逆敢私布之
龍君御
匡牀息趼祝融又復桎之久詘起居內熱滋甚聞將
入賀太君內子行止若何室邇人遐願聞决筴旱熯
爲𤸃彊課二三子黄山詩草草不成報章聊逭簿責
記則竢不佞小康然後屬草他日另成一筴庶幾不
負此遊惜諸同游業巳行落落無遺藁耳亭閣之地
孤不欲借公府名地主無厭必持久乃定二酉園詩
梓完六卷詰朝奏之

又

君侯入賀且行孤臣不敢冒不祥而犯蹕遣家弟輩出餞郊外不任倉皇行後三日雨遍域中知爲君侯所留章章矣辞黄山詩始克竣事取辦俄頃故多不工謹先以百冊内行李中伏乞撿入贈言一卷殊不成章懼爲木災未敢入梓然此時亦無及矣嗣後圖之不孝一病六年毀瘠幾滅凡諸名公或偶垂問幸以無用謝之秋暑長途勉矣自愛

又

肇林遲守公不至閶十有七日命駕鎮中無亦急願

者而遺隱者邪顧隱者不敢覬干旄以爲榮幸得須臾酬契闊而已行後乃留解衣之惠得席輕煖良多隱者已敝黑貂賴有此耳兩郡部事方急終歲果能一歸否乎隱者偶偶禪棲自今持戒避葷酒矣吏人索書報命謹載狀布之屠長卿雋才于此一跌故知其窮而益工第近日諸作者薄骨力而競風神又將浸淫乎輓近此不可不亟反也宛陵梅禹金少年崛起其才可與長卿並驅公暇當一過之

又

昔人所稱大年即冥靈猶朝菌耳鄙人乾沒草莽何

論彭殤猥以春秋及耆託青雲而貽不朽先之赤牘

重以陽春即縷縷永綃粼粼雪屑也揭之當庭手之

竟日雖有鴻寶方斯蔑如郭次父已就社中沈嘉則

亦自四明至歲杪旋師當相帥而待宰公於白榆之

間比來奉戒肇林已滅酒炙是日當浮大白一醉桂

笏樓中即破律勿問也授餐捐俸謹與二三子共之

使旋草草陳謝不盡

許相公

龍司理入賀因上書計已專達境内卒及于胥澤歲

不大侵相公周爕之勤施由郡始于時閭閻屈至萬

方告成寓內不肅而清不蠲而爽遂令卧者不杖而起病者不藥而蘇伊誰之力也頃不孝乞碑吳餘以禫服行載道謳歌有如擊壤殊咕咕自喜何谿而親歷臯夔之世哉三旬而歸將畢大事屬鄰境有客禮白岳而過青門自云死灰不然相公猶將一嘘之使炎上夫始然而溺寧敢復覬星星顧受相公特達之知即百身無當萬一屬彼邑人有都門之役將附一名牘願寘相府感恩籍中客雅以故吏及不孝門葢真節清修士也其言忠信不孝不避先談

呂玉繩

不佞家食餘十年老奄奄至矣重以不蠲之疾一切廢境外交頃歷新都一拜路車之辱英英溢目如對玉山既而掃華門供草具依依五夜不忍遽辭蓋自結髮論交德禮長者無兩即夙昔家教寧詎丁年見之誠願束牲載書主盟里社屬有事封樹三顧竟欠應門歲大饑日幾幾為瓶粟計相距三百里而遥紹介未遑適掾曹赴踐更謹布狀以謝不敏里言嘗之一箑嚮風入懷自云鼠腊不倫直將投碌碌希珞珞耳

吳明卿

從臨谿程舍親拜命之再賫之全集奚啻百朋適弱弟病且深挾之避喧而習靜程使屢至未遑具書既具而待之則使者絕跡兩月矣將令不佞得罪愈重百口何辭洞草總總林林扶疏峻茂直將凌白雪躪岕山非直楚材之瑰瑋也適有目眚倉卒易書附程使行秋風將過元美脩來王之約旋羅生入楚庶幾私布願言

方子及

貴全之入新都謂足下汲汲不佞令之作者累百足下以一鶚先鳴不佞汲汲然嚮往之良有以也乃若

足下汲汲不佞其謂之何不佞嘗聞諸君子之緒言主于人轂比來輕俊用事恥貫札而務汰轍蓬心芒芒無所適主足下方以轂率命海内誠願一叩兩端秋來有聓婁江將取道秣陵以趨京口倘得良覯庶幾盡生平之言

張直指

不佞毀瘠餘生幸厠按部中烝烝肉骨辭溫幣厚有踰九鼎萬鍾即小人有腹而枵果然充矣不佞無能不爲役猥承文命重以爲榮歲杪及期人事劻勷日不暇給竊惟脩不馴以託不朽必將齋祓旬月庶幾得

效其愚因循不共爲日久矣庚辱專使來訃以乘幣先不佞㦤然若無所能殊未得死所耳太公高義無能萬一揄揚趍信宿而草成誠自知其蕪穢聞朝車已發姑赧懼復悠期適郡大夫出疆乃固留來使待茲報命適周公瑕見客屬作書入卷中盖將紛澤無臨毋駭里中寓目計日而　扆簡在滋深都人士北望太微法星猶亘南國于時未敢唐突尚胥後圖

歐楨伯

比年以毀瘠當事不及數數然通名即得白下書不及報顧鄉人得奉教南中者稍述起居爲詳及聞以

請老行距踊愉快第恨榜人爲政畔故道而鄙天都時事紛紛惟菀裒足以自主秘書巳矣海山公方健食足爲偓佺戚少保適避人言失此嚴僕射耳十年投筆將因瓦全一博希聲誠不足以當折楊足下報我以陽春幸矣

素菴上人

頃力疾爲精舍記殊不成章高徒歸未及布復是月巳即吉明春二月十九日擬拜梁皇懺于肇林凡諸積愆悉求懺悔上人爲法門宗主計未能出攝山願乞座下四衆俱來先期旬日可至倘得念菴爲之領

衲尤所皈依然必得一心庶可爲客中主也其餘未
能遥度茅擇可者遣之若上人有意南游則此中希
有事也雖鹽豉不備幸然了此一大因緣何如

又

一心拂衆耆德暫辭殿工來主法會幽明感戴無量
水陸無遮大會上人本願久愜夙心比以江關禁嚴
迄今未舉故攝山沙彌自月原係不孝度僧先考爲
之恢復松蘿古菴兹歲重新亦稍幽靜不孝欲以此
爲淨界勝于肇林初擬八月請公主法誦華嚴經建
水陸會因工作未畢尚不足于莊嚴今以十月十五

日為始至十二月八日為終大約以五十三日為期敢屈公為法主雅聞守心大善知識敢藉公願力護虚方丈迎之而實堂上人雅與二公鼎立首座之任合此其誰其餘招致高賢一惟公審定往以聲揚過甚僻郡以爲異聞乃今不事旁求苐公以密義致語八月朔後當專力走迎併致書守心實堂二公九月望即自金陵發足或舟行或取道寧國十月初暫止峯林擇日而登松蘿可也一心堅欲還山以踐諸耆德之約此中事體山僧芒然以故不孝固留之且為諸耆德謝過中元畢會復歸郡城倉卒附邑人行討

一心能詳其狀襄陽先墓不孝已志之心倘有便翔當一刻力不具

胡少參

當明公與許偕幸得聞名于鄉邑迄兩生遊門下竊附通家昔在周遊益聞令子夙著于時業已傾心令子愈益嚮往明公出牧以來歲星三匝不佞既歸子舍明公亦遂初衣往年遇令子于虎林一見相與莫逆期以春水至將爲赤城鴈宕之遊計取道登堂可卜良覿屬樓船自覆安能以餘力假人其年有事肇林奄忽歲盡是秋將修王長公來玉之約或得令子

偕行蔡生將命自蘭陰辭意交至則娓娓然詳悉然厚矣重以丘山之貺其何敢承備在綢繆詎能自絕令予天工國器舉世不能二三明公有餘不盡之留富矣美矣盛矣茂以加矣蔡生久客適舍弟病甚僅乘隙賑勒狀附之儻然秋期可俱行聲迹應幾一接暑雨尤宜爲桂石加愛不盡願言

江侍御

吾鄉先正先生接踵言路乃若倡直言振當世莫不褎然首公自公一再言而後同聲響應上之結主知操國是下之動萬衆懾百司則又功之首也不孝

備在丘里幸得同時而親見之且三事高居三台並時西崑東壁二三君子在焉誠願戮力治平康我餘生以歌擊壤即寓内並受其賜豈惟鄉國賴之壤專遏期倉卒無能為問頃當專布不盡願言

王督府

舉世多面交面違則交絕不佞固寡交者也涉世既久寧詎無平生驩索居而老面墻歲星周矣比年竿牘不踰境行李不及門昔人直于此而見交情一何晚也明公獨持古道久要不忘惇舊厚終真德禮長者事頃因鶺鴒告急將求大藥於東胡附使報書不

避馮婦明公戚之若衛足急之若纓冠重使更存既出望外西歸中道負疾迄今未平儻藉寵靈不即霜露將爲大閲一賦以酬疇昔未畢之心第曠日久多遺忘頃蓬萊使至得其概矣將繪大閲一卷則無如丁雲鵬其人獻歲遣之薊門受幕府指畫倘稍得次第願與明公並存之未畢願言副在小劄

汪大宗伯

孤逋失怙恃幾不勝喪伏塊六年幸而未滅乃今猶以藥石爲饘粥凜凜然懼大事之未襄無慮境外之交一切廢格即比鄰鄉曲斬焉不相問聞自翁南歸

竟失紹介要以平生所嚮往者終不敢忘獨禮壞法隳不復以不祥之牘脩缺事耳方今功成身退惟翁得全全昌求舊先加則吾宗之所汲汲者也近緣縣官有事經野先世丘墓歷歷具在版圖盖自龍驤公渡江以來世有塋域稽之譜牒與籍相符竊計命氏迄今庶幾喬木之首出者也孤在草土幸得從諸父兄後一疆理之諸父兄又謂吾宗之譜淆亂於弘正之間大都二三逢掖之徒挾顯者爲口實卒之以賄爲政而玉石雜糅假令自今悉裒而删之則譜中半敵國矣昔自越國起歙之東略今爲績谿不數世

而避地新建不三世而又遷於歙之唐模是爲思立公則今歙之鼻祖也同祀而分居者凡十六族今皆同盟蓋出德昌公後者凡三出德暹公後者不啻什一二要皆一一可信乃可結成諸父兄又將以譜屬孤謂篤近可以存信昔在部奉翁面命秉此則可細求之德昌公後一支仍處守唐模一遷稠墅一遷大里往翁留世系於潛口則德暹公裔也與孤稍近故未知其詳茲閱稠墅大里譜原注一支遷明州復閱翁留先世遺文則延皓公德昌公承滑公大抵粉合宗人名栻者爲稠墅大里諸父行其人不習詭隨不

年近利者也孤意屬此君一行以資考訂仍一宗人
名人和者故嘗得習于翁此君亦於合族有勞盖亦
出德暹公後彼勤斵往亟欲起居耳孤移居東關所
云雙桂坊故址寔當門左此中同姓者凡三四族各
爲一宗雖大半式微要之均非思立公及德昌公裔
恐地移世遠比時以會族往者未必盡核其源流父
老相傳未必確求其爵里也倘以今所操左券質而
胳合無疑則一邑十六族中幸得吾翁爲赤幟將來
有事删述仰藉主盟即先廟之靈尚亦歆饗弘多矣
邇年以譜藉口者直爲糊口之謀以故孤無所與睹

昔亦嘗面瀆翁矣茲非其人也翁其亮之

姜大宗伯

不孝家食十年非餰粥則藥餌龍靈所及一息僅存以故存問不及高門紹介不通近縣爲日久矣傳聞冢君接武喜溢通家比來　當宁柄用老成孳孳求舊翁起留禁待次爽龍雖有南箕莫移北斗不孝欣欣然爲吾道幸非直世講之私乃若袁方顧陳四公槩槩碩果杪秋競爽足徵得輿不孝哀毀餘生願少須臾庶幾猶及康衢之澤耳

太函集卷之一百一